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議復河套

英宗天順六年春正月毛里孩等入河套是時孛來稍

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為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爭水草不相下不能

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頗通朶顏諸衛擾塞下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密邇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可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諸部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王驥等兵次甘肅申明號令河套以寧然間亦渡

河繼而守將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要衝景泰初犯延慶不敢深入至是阿羅出掠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門庭之害

憲宗成化元年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及彰武伯楊信禦之遁去

二年春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河套寇屢為

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
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墩外種
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
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
山火石腦兒鱖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
黃河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
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
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

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帶營堡移徙直道實為萬世防
邊之長策也帝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証據其言
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

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敵人巢穴今毛里孩居處其中
出沒不常苟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
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
俱預處請畫又秋禾方熟彼必入掠而延綏廊慶環縣
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

備無患於是兵部尚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大同
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
陝西寧夏延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
飭兵備候期調發帝允所擬遂召信還以修武伯沈煜
代之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
勦河套

三年春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其令各邊謹備之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廷議

楊信兵少不足制之。於是，以撫寧伯朱永為大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帝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四年春二月，乂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孽滿魯都，入河套。

六年，孛羅忽等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

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李羅忽
朮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沮於
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
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乞命
廷臣共議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
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
軍馬搜河套尋以疾還遂不復舉

七年春二月朱永以河套寇未退議戰守二策事下兵

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
慎為守禦以圖萬全帝從之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
河套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驅之出河外沿河築城
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往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
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帝從之

九年秋九月滿魯都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
知其老弱盡行巢於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
擊周玉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

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自據河套以
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敢
誰何徵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
朱永趙輔劉聚出師亦多效邊將故習以是益橫內地
且危廷臣日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而師竟不
出至是捷賊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復擁衆入河套住牧

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篩入河套火篩等渡河而東焦家

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為衝其要在偏頭關三受降城
受降城者唐所築禦寇於河外者也中城南直朔方西
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相距各四百餘里花馬池
要地成化前患在河西據套而河東為其衝花馬池居
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王瓊新舊城效力甚堅花
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
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折牆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
則清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為捷徑自大廣武渡河

而下至靈韋亦易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上言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甌脫單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北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

可息肩也又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
修復寧遠基邊迤西北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
衛所其四防禦靈州上達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
修黑山鎮遠關墩臺多中機宜帝可其奏刻期奏績以
忤劉瑾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屹然巨嶂也初弘
治末朝廷清明諸大臣協和盡心休國為經久計以故
議復河套會孝宗崩瑾既專政一清復得罪去遂無敢
言及河套者我邊日減敵日進矣

嘉靖元年套騎二萬自井兒堡撒牆入固原平涼涇州
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瑞先是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
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遜入河
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剌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
七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
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
曰克失且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
之又東有岡笛罕哈爾填三部岡笛部營三其渠滿會

王罕哈部營三其渠猛可不郎爾填部營一其渠可都

苗三部共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朵顏為鄰西有應紹

不阿爾禿廝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阿速曰哈

喇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刺兒罕曰夫保嗔曰叭兒

廋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哈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

刺適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哈刺一營僅全阿爾禿廋

部營七故亦屬亦不刺後從吉囊合為四營曰哱合廋

曰偶甚曰臥哈廋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嗔部營八

故屬火師後從俺答合為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
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三部衆可四萬吉囊
俺答皆出入河套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
大南有哈刺嗔哈連二部哈刺嗔部營一渠把答罕奈
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渠失刺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
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
去至今相攻又西為瓦剌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讐
諸部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皆有分地不相亂 十

二月寇固原環衛間殺傷以萬計

十七年冬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何贊疏言河套為吉囊所據外連西海內構大同宜急勦除其策有二一曰計以破之二曰勢以走之而其要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議寢不行

二十四年春正月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北寇三犯山西殺傷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之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諸臣建議動稱屯守不知賊衆內侵

不由諸隘口皆猿攀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何足恃況
諸鎮烽卒皆媒寇日為生計多囊針刀遇偵者賂求不
殺彼此譯語互為和同待其深入然後舉燧發礮降堠
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且邇來之寇類多我民亡
命為彼向導故連歲非時倏至冒險深入如履故途乞
下建臣集議萬全之策期於必戰盡復套地庶可弭其
內擾之患而邊境無虞矣章下兵部議行

二十五年秋八月套騎三萬餘入犯延安府至三原涇

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河套條為
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
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
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冬十二月總督曾銑
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寇為鄰自定邊營
至黃甫川連年入寇率由是道所當急為修繕分地定
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
餘里為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

餘里為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乞發帑銀如宣
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銑復言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
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
千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
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驍發礮火雷擊則彼不能支
歲歲為之每出益勵彼勢必折將遞而出套之恐後矣
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之故疆并河為塞修築墩隍建
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

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
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
復套則驅斥克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
陛下裁之疏下兵部議行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相較
則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費五十日之糧深入險
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故不若
修牆築邊為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帶地勢延
漫土雜沙鹺居民隔遠最為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里之

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為守
宜仍行銑等計議以聞帝曰寇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
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
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
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筭若
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
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
用備明年防禦計

二十六年夏五月總督曾銑出塞襲套部勝之初春時
銑督兵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至是復襲之寇覺銑搜
選銳卒督之戰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斃於
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橐九百有五十器械八百五十
三以捷聞敵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出掠銑復督諸軍驅
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銑既以捷聞更列上諸臣功罪帝
以套寇連年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大損國威銑能率兵
出塞擒斬有功命增俸賜白金紵幣有差十一月總

督魯銑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套方畧乃條列十八事曰
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羸進
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無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
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
寬文法處孽畜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
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
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尚書王以旂會

廷臣集議言曾銑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曰寇據河套為國家患朕軫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已詳酌即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其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學士夏言罷初河套之議言力主之嚴嵩積憾言且欲躡其首輔於是因災異疏陳缺失謂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所致夏言表裏雷同淆亂國事當罪遂罷言逮銑詣京出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

軍務廷臣議罪凡與議復套者悉奪俸并罰言官廷杖有差於是復套事宜悉為停止會俺答蹈冰踰河入套將謀犯延寧聲勢甚張巡撫延綏楊守謙以聞嵩激上怒謂俺答合衆入套皆魯銃開邊啟釁所致於是兵部侍郎萬鎮等參魯銃罔上貪功之罪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初被銃劾奏逮京亦上疏訐銃嵩主之棄銃市銃有機畧初為御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銃密運方畧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為才比視

西師乃倡復套議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時敵勢方熾而我兵積弱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上亦危疑之密以訊嚴嵩嵩素與言不相能欲因是陷言銑銑竟論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後九月復寇宣府上曰寇以言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并斬言天下並寃之自言銑死竟無一人議復河套者

谷應泰曰邊備所爭者二地勢坦衍敵騎四入列守不足追哨難及蘇子所謂大梁四戰之衝汪立

信所謂長江隨處可入是也地或險阨山谷林薄
寒饒不耕沙鹵乏水耿弇弟言五溪水險絕糧而
食馬文升言西域道旱因雪為泉是也若河套三
面憑河荷戈守禦險踰長城地又肥饒耕桑自給
然則河套屯守歲省租稅數十萬障塞之卒亦十
餘萬東距偏頭西抵寧夏二千里中晝乏旌旗夜
罕鼓柝矣周城朔方漢開河西有自來也邊備久
虛縱敵深入畜牧既久樂不思去伏蒿之雉不復

畏鷹隼穴之鼠不復畏貓而邊將又坐視養癰莫
敢深入憲宗時楊琚請建一十三城堡七十四墩
臺李文達又以中筦力贊乃三帥授劍或輿疾徵
還或遷延不出惟王越深入紅鹽池焚其廬帳劫
其器甲賊喪失妻孥相顧慟哭而大師不繼虎牢
一關卒為楚有河西數郡折為秦臣武宗時楊一
清又請力圖受降旋以璫瑾去位夫仁愿且爭險
於黃河之外而扼受降今人乃歛兵於河套之內

僅守延綏開門延寇角勝堂與三方被敵秦晉騷
然世宗之世延安涇陽皆供蹂躪矣曾銑毅然請
行願以數萬之衆持五十日之糧水陸星馳矢礮
電發燔燒積聚驅掠馬牛往來出沒歲無寧晷食
道既窮項王亦欲踐鴻溝之約將士思歸關羽不
能救荊州之潰世宗屢降璽書特頒文綺展圖嘉
歎刻期廓清而夏言又力主銑議樞臣俱先後奏
行辟之充國既有孝宣復煩魏相魏尚已逢文帝

更遇馮唐君臣將相千載一時而乃急殺大臣以
當星變先誅渠帥以謝兵端道濟誅而長城自壞
得臣死而晉毒已亡予所恠者反禍為福難於轉
石化成為敗疾又轉圜九重廟算倏智倏愚幕府
平章忽功忽罪匣中之劍竟斬曹彬拜將之壇并
收相國世宗之英察何如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答寇大同境潰牆入悉精兵
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偵騎信之報總兵
張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之合兵兵未合而
遽率麾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遂見殺副帥林

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之達椿皆驍
勇善戰俺答得二將首輒引去事間達總督侍郎郭宗
皋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耀杖死宗皋謫戍遼左贈達
左都督椿都督同知賜祀立祠春秋祀之 八月俺答
入薊州塞初張達敗沒乃起復翁萬達代郭宗皋總督
趙錦代陳耀巡撫以仇鸞為宣大總兵萬達家居未至
命侍郎蘇佑攝其事佑抵鎮即上疏請益兵食未報而
俺答狼台吉復擁衆窺大同初仇鸞坐廢居京師邸以

賄嚴世蕃得總兵宣大至是惶懼無策廝養時義侯榮

者說鸞曰主勿憂吾為主解之乃為鸞持重賂賂俺答

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受貨幣遺之箭毒以為信

而與之盟遂東去諜者復白敵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

西兵部尚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但申飭薊

州撫鎮使嚴備已而警報漸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

京營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邊兵取符驗期

會未即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者知其必敗秋

八月乙亥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牆都御史王汝孝悉衆出火炮矢石下攻之俺答乃佯督兵綴薊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黃榆溝潰牆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寇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算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慄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

民給仗聽約束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敵用甫畢而
夜半敵兵果至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忪復為
疏縫城使使來京師請援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
少壯者已悉出邊堠敗喪僅餘四五萬人而老弱半之
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從武庫索甲
仗武庫閤又援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襲乃
以聞帝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督
九門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

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者蒼頭義軍垂四萬及坊甲
保伍分置諸門睥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
諸大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數日前
阻水未能渡王忪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
御史王儀往援 己卯咸寧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
兵二萬入援先是寇既東行時義侯榮謂鸞曰賊騎東
公宜自請入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即佯奏臣
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或隨賊

搏戰或徑趨居庸為防守帝壯之詔留駐居庸關聞警
入援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帝益信鸞
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率兵馳至陳通
州河西帝大喜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
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
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帝內視
稍彊各賜璽書褒獎予金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仇鸞
為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賜襲衣玉帶上尊及千金又

賜封記文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啟奏進以楊守謙
為兵部左侍郎總督各路戎務衛京師都督陸炳提督
皇城諸門譏察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釁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奏釋故參將戴綸歐陽安等
繫令從軍自效分遣京營諸將營於城內外各巷陌間
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
入連日夜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都督陸炳請出太倉
米減直濟流徙老弱俱報可時變起倉卒諸務未備勤

王師各輕騎馳至未膏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
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開庾
發粟則囊釜甌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都督陸炳言戶
部臣失預計軍興糧餽不支士多餒死帝怒奪尚書李
士翱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俺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
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郊民扶
傷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號痛之聲徹于西內帝命啟而
納之是日俺答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

外仇鸞率勤王諸兵不敢擊時時遣義榮與之通許貢
市以自安辛巳至東直門執御廐內八人以去不殺縛
之見俺答踞坐纛帳中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
自解送歸見帝啟書多嫚語求入貢壬午帝召大學士
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對於西苑出書示之曰何以應之
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唯上主之帝曰正宜商
議階曰寇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策一無所有宜權許
以款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帝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

皆非所愛隋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將
奈何帝竦然曰卿可謂遠慮隋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
皆漢文難信且無臨城脇貢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別
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往返間四方
援兵計皆可至我之戰守有備矣帝曰卿言是命出集
廷臣議日午羣臣畢集隋出俺答書言欲以三千人入
貢許之則緩兵否則益兵破京師羣臣相顧莫敢發因
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

曰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者萬一許貢則彼必入城三千之衆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彼肆深入內外夾攻何以禦之不幾震驚宮闕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迫而許之何異城下盟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難之奏入乃止是夕火光燭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昏燬上在西內大震懼聞中官稍稍道貞吉語乃馳使召入對給筆札命疏所欲言貞吉上言陛下宜御奉

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
給事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
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營兵使力戰且士不
力戰以主將多冒首功今誠得首功一即予金百捐金
不十萬賊且盡矣帝壯之擢貞吉為左春坊左諭德兼
河南道監察御史稱詔賚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通政
使樊深條禦寇七事中言仇鸞未聞一戰非士不用命
即主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侍詰狀書奏上大怒黜為

民癸未寇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時帝久不視朝吏部尚書夏邦謨疏言人情洵洵非上躬御正朝廷見廷臣不足以塞天下望振威武許之是日文武大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帝始出御奉天殿降勅切責諸大臣還宮羣臣就午門跪聽宣勅皆惴慄計有處分迨散門且下鍵矣乃勅遣官校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巡撫薊遼都御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即訊已而儀至下獄以畏懦不戰削

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身閉閣卧城中會仇鸞引兵至敵少却鸞兵往掠食諸村落儀發兵捕執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時巡覈御史上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為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 甲午執兵部尚書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初寇逼通州汝夔聞警束手無措遣募哨敵虛實者出城不十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敵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

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如故城中數震而成國公
朱希忠理京營兵多役占行伍不足恐兵少見且獲罪
乃東西調掣為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多出恚語而莫曉
誰調爭言汝夔欲魚肉之語稍聞禁中時宣府延綏遼
陽山西援兵悉集廩餉不能給兵饑怨望仇鸞大同軍
尤無律往往椎髻刼掠村落中時被逋獲或自詭為遼
陽軍遼陽軍者朵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賊中語遼陽實
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寵遇雖獲

大同行掠者有司不敢置之理必以聞帝謂大同軍首
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付鸞自處鸞復置不聞汝襲不
得已乃下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苦之甚于
賊大同軍既自詭為遼陽民間不知遂謂汝襲山東人
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寇薄城下汝襲益惶急恐喪
師令諸將勿輕戰諸軍故怵怯不敢戰皆諉言汝襲禁
不發民間益歸罪汝襲而鸞機譎謀于大學士嵩嵩謂
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飽將自去惟堅壁為上策

鸞數稱率兵往擊賊賊實在城下顧遠屯郊垌外不敢
近城中莫知鸞擊與否鸞得死賊首六級奪馬十餘詐
謂戰得之守謙被命屯城下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賊
帝聞之益謂鸞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與汝襲
并切責之諸中貴園豎在城外又多所殘毀爭泣訴帝
前謂守謙汝襲貳子賊帝時從高望城外火已心恚諸
治兵者聞是益奮怒不誅一大臣亡以懲乃捕汝襲下
詔獄就廷訊使使自軍前逮守謙入下法司議罪以聞

命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于是刑部侍郎

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少卿沈良才等論汝變守

謙罪當斬而爰書冗長錄不速竟帝坐齋宮趣獄具不

得謂黯等比周將有所規免俱逮繫獄各廷杖有差汝

變守謙俱棄市流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 謫左

諭德趙貞吉荔浦縣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

于西苑直房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通政趙文華趨入

顧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怒曰權門大何知

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薦貞吉出城賫銀勞軍方北騎充斥徵發旁午戶工二部官皆得罪槁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僦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敵騎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賫勅巡城外徧給諸營而還復命嵩謂貞吉狂誕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下獄杖九十有是謫已卯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既滿志捆載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京師外以為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

視莫敢前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阽險禦不得出
稍棄牛羊婦女等復擁衆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
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陣而入殺傷千
餘人幾獲鸞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僅以身免乃更取
平民首上之自以為功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
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
道出京師解嚴九月辛卯朔俺答悉衆出塞疲甚又顧
戀輜重不能軍諸將故怯無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

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其前後禦敵
有功者大同遊擊王祿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
山西遊擊柴縉戰昌平奪還男婦二百四十二人都督
仇聚戰海店生擒四人既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
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遣戶部侍郎駱顯賑撫
被寇諸郡縣掩骼埋齒慰集瘡痍罷京營提督太監
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鍾改十二團營為三大
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咸寧侯

仇鸞入理之為製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為鸞副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牾鸞主事申燧復持法不為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密陷燧出補外乃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之置薊遼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禮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為常如踐更卒例

復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從咸寧侯鸞之請也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者不在于門戶而與之格鬪于堂奧之間鮮不危矣帝不聽第免二鎮卒不預徵于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不任邊責恣意朘削自營人人自危矣 仇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紓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命兵部會官集議兵

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
議曰俺答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罪在不
赦皇上深懷大計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
鸞者身任其事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即今整齊士馬臣
道等之職預儲軍餉臣應奎等之職利精器械臣松等
之職帝悅從之十一月仇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
同總兵徐珏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
兵李鳳鳴成勲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

上言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
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
候裁定所以慎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
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屬心向妄
生覬覦者乎皇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臣愚以為
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
不敢不言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托况朕有密咨非鸞
專權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待更易矧勞朕

心耶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是乎復諭廷

臣曰昔吾太祖兵柄多委任諸大將未有作謗者邦瑞
以敵退未受加擢故為是言是翟鵬之怨上也夫破格
舉事而盡忠者乃不能容倘敵再至其效汝變之誤國
乎邦瑞聞諭莫知所措仇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搗
巢歷久不擊乃稍出近塞夜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
鸞自効無功上不問乃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
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

年逋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
兵部議王邦瑞屢疏辯之鸞擠之遂落職去禮部尚書
徐階極言北征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
寢

谷應泰曰明制內立京營外列邊戍邊卒屯守要
害蕃衛神京京營羽翼王室鎮撫中夏有事不相
徵調無事不忘訓習制甚周也嘉靖時坐營大帥
半出勲臣教以耳貴括讀奢書無以勅鞅制閭閻

朝觀軍戎伍貔貅入侯門之廡養羽林組練叅中
貴之蒼頭游手市閭不操寸刃厠身兵籍濫食數
丁于是京營一制幾同贅旒矣庚戌之事主邊兵
者仇鸞主京兵者丁汝夔也逆鸞私盟俺答賄賂
避兵鄭牛私搗用伐秦謀晉馬入陳故假虞道弦
高荀息果如是乎汝夔選懦素不知兵驟聞邊警
悉遣禁卒倉皇就道莫知適從而敵騎已蹂躪內
地王師外潰于潼關烽火內達于甘泉矣然後索

虎旅于空營求兵仗于武庫楚軍不戰皆化蚩沙

晉國先聲愈搖風鶴傳檄召募命曰義軍編列市

人驅之城堡京營至此尚可問乎至于邊軍雲集

九門敵騎長驅都下便當四面合擊隻輪不反而

乃懷光便橋屯兵不進宏淵靈壁搖扇清涼楚兵

皆屬冠軍邯鄲全恃晉鄙長戟不施長鎚不刺邊

軍亦復至此國家武備真無可恃矣乃始親御午

門召問百官時無樊噲僅有終生急散陳平之金

親叩亞夫之壘宋義堅不渡河魏將虛名救趙惟

有亟斬丁公先除元振奈何守謙無兵而使戰仇
鸞不戰而陳俘賞加元惡戮出無名當時俺答實
無志中國縱掠而歸不然幸則奉天梁州變且晉
愍宋欽矣前車既覆後軫方道汝襲出京兵以防
邊仇鸞召邊卒以實京揚水之卒圻父以卒召當
誅涇陽之兵德宗又以未雨失算殛罪酬功國是
全非焦頭曲突人謀兩誤嗟乎已無澶淵之智尚思

衛霍之功上表出師鸞欲誰欺乎百官明知其詐
謬為陳情以逭上譴蓋世宗所惡者直言而不必
其忠所喜者殺戮而不必其當朝有直言則損其
明朝有殺戮則損其武寃之蒿本賄敗當禡鸞已
家居失職必欲強予將相之位成其亂賊之名身
誅族滅為世指笑吾故曰嚴嵩仇鸞亦無死道其
死也世宗殺之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俺答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總督王瓊率兵禦却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旣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答強

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
中地肥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其後
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部滿官嗔等八營皆服
屬之時時入寇瓊乃請修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
千餘里十月俺答寇大同掠井坪應朔

九年夏五月俺答犯寧夏時俺答與小王子吉囊諸部
或合或分時時犯塞至是入寧夏六月入宣府

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九月犯陝西冬十月犯大同

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自是無歲不入寇前後殺略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

十九年七月俺答諸部大舉犯宣府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北部哈剌噶糾俺答凡祿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共十餘部禱旗暎馬負十日糗糧入塞比報至俺答已過聖順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總兵白爵禦之戰於水兒亭敗績總兵雲冒又敗績於連雲堡俺答留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八月朵顏革蘭台

結吉囊俺答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初大同之變
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俺答擇其黠桀者多
與牛羊帳幕令為僧道丐人偵諸邊或入京師凡中國
虛實盡走告俺答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
為長至是俺答率諸部入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
掠我人畜我亦不闌汝俺答諸部喜與折箭而去乃竟
越大同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靈武關入岢嵐興縣交
城汾州文水清源諸處殺掠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

掠輜重遺之求假道焉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陞若不
聞宣府總兵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巡撫山西都
御史陳講告急事下兵部尚書張瓚曰寇且退矣何事
張皇俺答吉囊縱掠旣飽乃旋出塞 十二月俺答吉
囊寇大同

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
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已而吉囊出關未及塞俺答
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上命宣大總督

樊繼祖發兵應援繼祖竟不應援俺答縱掠而去

二十一年夏六月俺答入大同大掠太原而南時吉囊掠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套中而俺答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俺答乃糾青台吉呪刺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衆數萬入大同塞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鉤利望之若冰雪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拒我矣至是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

而南京師戒嚴

秋七月建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與千

金官不次其下偏裨三百金官三級無有應者俺答乃
擁衆越太原列營汾水東西掠潞安平陽諸州縣上命
翟鵬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諸軍務未至諸軍連營
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縱寇深入俺答大衆駐平遙介
休間散騎入山落中殺掠人畜輜重迤邐就大營諸將
竟無肯乘險邀擊者已而俺答大得利整衆且歸副總
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約誓諸將躡寇力戰諸將皆

閉營不救俺答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蹙
世忠圍之世忠傷矢裹創下馬步戰俺答衆亦窘會矢
及火藥俱盡俺答益衆蹙之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
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督短兵
接戰自己至酉兵死傷殆盡諸軍卒無援者世忠力竭
腦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痛世忠死亦力戰死
之俺答旣勝復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又自代州出繁峙
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安行出大

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俺答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
庚午始出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僇男女二十餘萬
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
蹂田禾數十萬頃詔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秋九月俺答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禦却
之冬十月俺答破宣府塞入紫荆關時以巡撫朱方
請撤防秋兵太早致俺答深入翟鵬不能禦俱逮繫下
獄鵬削籍方杖死闕下

二十四年加總兵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鸞寧夏人祖
鉞以襲寘鐸功封伯已平河北盜進封侯鸞粗悍敢大
言朝臣俱薦之襲封守寧夏先是吉囊寇甘肅鸞與總
督侍郎張珩巡撫張錦禦却之遂上言督兵禦寇追至
朶蘭地及之大戰一日凡五捷斬首百餘級及斬吉囊
子狼台吉而竄其昆季廝養卒姓名於籍中稱有功疏
上兵科劾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夸張往歲黑山墩之
捷謂馘吉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

為狼台吉濫引勤王之語妄覲封侯之勲宜行勘覈帝
曰勦獲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宮保任一子所鎮撫

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答請
求入貢乞叅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奏北邊自火
篩為梗貢禮寢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北邊諸
部懷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
行前詐豈可輕信墮其計中蓋諸寇自庚子以來連年
蹂大同深入潞澤宣府抵紫荆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塗

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思剪此以雪憤但
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外寇之
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乎
先圖軍令重於申命之嚴勅總督鎮巡等官加防禦上
曰逆寇連歲為患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其各嚴邊兵防
禦如有執異處以極典

二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入河套 三月總督宣大翁萬
達上言俺答復投譯書求貢帝命拒之 五月俺答寇

偏頭關七月寇大同 九月俺答入宣府塞寇居庸諸

處嚴嵩言於帝曰俺答諸部以夏言曾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帝於是益怒言不可解銑與言先後皆棄市

詳議

復河套

二十八年春二月俺答大舉入寇畧大同直抵懷來指揮江瀚董賜迎擊之斬獲頗多力竭無援死之總兵周尙文帥兵萬人追至曹家庄及俺答兵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俺答敗走斬首五十五獲其器鎧無

算俺答兵傷痍甚衆乃馳出塞議者謂數十年間無此
戰功捷聞諸臣升賞有差 八月俺答入宣府大同塞
備禦官張景福百戶成策李松力戰死之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越宣府走薊州塞入古北口圍
順義長驅直入戊寅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諸處
率已進犯京師壬午俺答求入貢命廷臣集議之癸未
俺答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遂東去京師解嚴

詳庚

變
成之

三十年春三月與俺答通馬市初咸寧侯仇鸞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乃密遣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集議鸞力主之羣臣弗敢異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負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略曰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

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
信其不可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
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天下豪杰日夜磨礪其長技
以待試而甘心於和歟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杰
效用之心其不可四庚戌之變頗講兵事無故言和使
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
者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
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其不可六伏

莽之羌在在有之往者壓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
議和啓內地不靖之漸其不可七俺答深入時我雖不
敢逆一矢然彼知我有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
彼謂我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俺答
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可
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番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
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未可知也或以下
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

俺答狡詐之謀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策其不可十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民以修武備夫俺答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讐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互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亦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

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
寇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旣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
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
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
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
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匪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
童子皆知之而敢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
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俺答之重

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為一
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
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
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績懸俺答之首
於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
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為是鸞憤然
曰豎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構之而帝意遂中
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狄道典史

夏四月宣大馬市成史道主市事每一馬償幣若干俺答驅馬至城下計直取償事竣俺答貢良馬九乞再為市仇鸞請勅厚賚之賜衣幣甚渥遣官宣諭朝廷恩威仍勅嚴飭部落勿得生事開邊釁 秋七月俺答獻叛

人蕭片等初華人蕭片張板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人潛出塞降俺答俺答任用之丘富每教以火食屋居俺答竟不敢屋居也為築板升處之至是馬市通俺答頗利之片等弗肯請仍謀入塞剽掠俺答不悅仇

驚遣時義啗俺答以利諷令縛獻芹等俺答以為然遂擒芹及板隆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譯書於總督史道所道以聞其丘富喬源等三十五人俱走免芹等伏誅詔進仇鸞史道官爵餘各陞賞有差 十二月俺答寇大同初史道主宣大市事俺答以羸馬多索價直弗予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羸馬掠之去俺答衆日往來大同城外訛之輒以貢市為言將

士不敢拒各邊垣及諸營堡俱壞戍卒盡撤俺答遊騎
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上言俺答無馬者許以牛羊入
市酬粟豆科道交章阻之俺答又請開市於遼東巡撫
遼東許宗魯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俺答知
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
之內俺答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邊臣多方
備禦仍遣使俺答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啓邊釁
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倘若服從與通市

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兵部尚書
趙錦言自古禦寇之道戰守為上羈縻終非長策乃開
市甫畢而旋三入寇防微杜漸誠宜審處上命督臣偵
探備禦并嚴私通之禁

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
俺答敢於歲初擁衆入犯可見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
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各邊臣合兵征勦仍
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

釀成大患帝曰俺答非時擾攘邊兵不能防禦皆因平日專恃馬市全不設備故爾今後一意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二月俺答復入大同塞時仇鸞佩大將軍印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恃通市亦不嚴飭邊將防禦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聲言馬市旣通無庸戍守恣意剋巡撫都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即有警輒匿不以聞有拒殺零騎者抵死以故俺答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貢市為名往來官寺有司廩餼惟謹

稍拂意輒大開甚至直入堡城奸辱婦女莫敢誰何至是俺答衆萬餘入塞直抵懷仁大掠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遊擊劉潭陰遣人結俺答嚮路獨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禦之戰於管家堡力屈死之俺答得利遁去代府饒陽王上言其事上命逮徐仁劉潭等詣京即訊議處何思削籍王恭贈都督僉事任一子祠祀三月罷馬市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為言仇鸞亦慮禍及密疏請止乃罷市召史道還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死著

為令於是兵部上言往歲宣大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
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兵赴援奔命罷勞餽
饟繁費數年以來費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土
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從之初總
督翁萬達修築宣大邊垣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
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為俺答衆所毀兵部請勅邊
臣修補給事中李幼滋上言敵壘卑小宜於垣上增築
高臺營建房廬以棲火器俱從之夏四月大將軍仇

鸞帥師出塞襲俺答於威寧海敗績而還 朵顏三衛

導俺答衆數萬由遼東前屯衛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掠

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之詔贈相都督同知時俺

答數寇遼薊皆朵顏導之為患益劇 秋七月俺答寇

薊州塞先是遼東報至仇鸞請行邊已而中止至是薊

州報愈急鸞當出禦適疽發背不能出師然顧戀大將

軍印不肯辭又無有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

迫矣乃上言大將軍病不能禦敵而印在大將軍所諸

偏裨令不行請暫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謂本兵
不可出師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錦乃夜
馳至鸞第收鸞印綬以總兵陳時代鸞佩大將軍印鸞
聞大恚疾益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命都督
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得其諸奸事欲
即發尚恐無案驗會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
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八月十一日出奔居庸
關鞏華城諸處欲叛出塞炳知之使關吏及邏者執之

以聞詔下獄炳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諸亂政狀帝大怒令諸司會鞠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其屍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詔布告天下俺答聞之引去趙錦亦以初附鸞謫戍於是帝諭更戎政悉改鸞措置約束冬十月宣大總督蘇祐與巡撫侯鉞總兵吳瑛奉詔出師北伐鉞率數萬人出塞襲擊俺答幕俺答知之會兵逆擊殺把總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等急歛衆歸塞內巡按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

劾祐鉞詔不問仍命卹劉欽等

三十二年閏三月俺答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
詔遠巡撫侯鉞為民予卹典夏四月巡撫宣府都
御史劉壘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磚灰以圖永久山西一
鎮須用六十餘萬請給發御史秦朴亦言土沙易圯費
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聶豹言奏乞之數六十餘萬
則經營必須十年財力既不辦況曠日持久無救目前
可姑為旦夕防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冬

十月朵顏糾俺答率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京師
帝懲庚戌事憂日旰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總督劉
遠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俺答百道
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即
軍中賜博衣一襲發帑金萬兩犒將士博承命宣朝廷
盛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俺答守八日俺答不
得利乃引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即去博募敢死士持火
械夜數入其營擾之寇衆倉皇宵遁去

三十三年秋七月俺答衆數萬入大同塞官軍敗績逮
總督尚書蘇祐巡撫齊宗道於獄 十二月俺答寇大
同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

三十六年秋八月俺答衆二十萬入雁門塞破應州四
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兵民上首功以自解已
而卒愛妾桃松寨私部目懼誅來降順上其狀以為功
卒愛俺答子士馬雄諸部且入寇順懼上言俺答叵測
欲脅朝廷歸之敵故薄順等無能且黠甚詐言以叛人

丘富來易順信其言予之幸愛戮桃松寨丘富竟不可
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路楷隱其事給事中吳時來聞
之上言桃松寨來降不過寇中一亡婦耳苟明於啓讐
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始則張皇已功旣而輕墮敵計乃
行賂按臣相為欺蔽然則朝廷邊餉之用祇借順等潤
家之資耳疏入上怒逮順楷下獄削籍以兵部尚書許
論比順楷亦罷之

三十七年春正月俺答圍大同右衛不克 四月命兵

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右衛圍久不解議者以
為非博往不可遂有是命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乃徵
諸鎮兵聲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數十下俺答聞博至乃
引去守將尚表拒守四閱月誓志勵衆死守不屈博上
其功優叙之王德戰死奏立祠加卹叅將周現潛通俺
答奏禡之自是邊人俱砥礪思自奮博因陳善後二十
餘事築牛心諸堡為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
五旬訖功帝大悅加博太子太保

四十五年春正月俺答寇宣府塞西陽河先是朵顏革
蘭台影克每歲引小王子諸部寇薊遼四十二年由牆
子嶺直犯通州京師震動而宣大諸邊頗安靖至是復
入寇宣府旋引去

穆宗隆慶元年夏五月俺答犯大同叅將劉國引兵禦
却之九月俺答子黃台吉擁衆窺伺陵後南山上命
總督劉燾率兵防護陵寢俺答寇山西石州陷之殺知
州王亮采留壁石州剽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會有薊鎮

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羣臣議防禦策大學士徐階條十
三事時俺答入邊已二十餘日勢甚橫已雨潦連旬馬
多死皆杖馬箠徒步歸所剽獲不能盡載往往遺於道
甚衆十餘日始盡出邊而官軍無一人邀擊者大同總
兵申維岳孫吳等覘俺答旣去汾石始約兵進戰及俺
答出岢嵐東北孫吳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維岳等終
不敢戰而還十四日俺答始悉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
細明海等及他老幼疲弱掩襲得之以為功諸將獨方

振一與俺答遇九月逐俺答於嵐縣稍稱敢戰而已事
聞詔奪督撫鎮諸臣官聽勘而逮諸將至京鞫之議功
罪賞罰有差時邊臣異懷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
恣寇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二年夏五月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為藩籬警備
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棄牆不守遂與俺答
為隣三關邊隘皆俺答必犯之地矣然鎮臣尚在內地
俺答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內則憂大舉傍老

一帶逼近寇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遇冬則有套騎履冰之備故在關外則慮零寇今寧武在忻代偏竒之中旣以總兵駐師便於東西策應而關外一帶宜增設防禦請發太僕金益募軍買馬以備之上令施行

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之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娶壻比吉女為之婦不相

能復聘免捨金的之女適俺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三
娘子者貌甚艷麗已受襖兒都司聘俺答奪取之襖兒
急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免捨金的
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
人吾不能為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此吉女等
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
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因
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故

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
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
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扶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
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
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為不可御史葉夢熊爭
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為指
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
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擁十萬衆

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
信俺答頗銜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蟒衣
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金吾
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
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與無間言 十二月
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先是山西
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全與丘富等從之事
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

谷王之屬叛歸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名曰板升已而
我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二十
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萬因尊俺答為帝富犯邊死全
等治第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至雲石
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受其獻悉送闕下誅之遣使送歸
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
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攜其妻以歸崇古
以款俺答功加少保尚書巡撫方逢年兵部尚書郭乾

侍郎谷中虛王遶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五人

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為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為都督等官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王崇古疑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蓋吉囊者俺答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答親弟也吉囊死子四長曰吉能皆為俺答姪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部又多其支屬俺答於諸部為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

始可假以王封得比三衛例崇古以此脅俺答俺答以土蠻故主力不能致為辭而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至是俺答始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氓詔下羣臣建議定國公文壁吏部侍郎張羅等二十二人為可英國公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為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為

封貢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上卒如
崇古議封俺答王號貢期聽於三四月後一行互市之
數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諸物不得闌出賞
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緞八表裏 五月總督王
崇古為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
二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疋三請給
鐵鍋議廣鍋十觔煉鐵五觔尚未可為兵器洛鍋生粗
每十觔煉鐵三觔宜可給與以敝易新四請撫賞部中

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 六

月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
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來獻上嘉其
誠順賞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等各十兩一
表裏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
弛守之漸二曰屬部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
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
之漸又言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為邊患大學士高

拱言嘉靖十九年北寇求貢當事憚於主計斬使絕之
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
義直受而封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
閒暇積我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田理我鹽
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各有
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怠良時不再得邊備寢弛難振
矣上嘉納施行

六年九月俺答貢馬二百五十足時穆宗已崩神宗即

位 十月授俺答兄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 十二
月遣俺答舊使火力赤奴謀赤北還嘉靖間奉使六人
以俺答內犯下獄二十年餘多物故至是釋之

神宗萬曆元年三月頒順義王俺答番經并給鍍金銀
印

二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子賓兔求河西互市邀索刀
仗朝議絕之兵部言以一部啓各鎮拒絕之心非計也
宜諭俺答令其子改圖遂令督撫臣諭之

三年夏四月賓兔駐牧西海役屬兜革白利等番屢擾邊境詔陝西總督諭俺答嚴戢賓兔俺答言賓兔因甘肅不許開市苦寧遠途遠巡撫甘肅都御史侯東萊上言賓兔屢侵諸番以報其掠馬因圖請市河西彫敝開市為難苟可安邊何惜甘肅一垣而不以縻之也上從之遂立大市於甘州小市於莊浪十月俺答乞佛像蟒段且城市成求賜名賜城名福化量給其請是年黃台吉改貢市於新平堡

四年十二月銀定台吉所屬嘗盜邊絕其貢俺答聞之
從彼法罰羊千馬二百駝二詔宥之已服罪馬駝等不
必進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答執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答
幣諭叛者如法 三月俺答請開市茶馬又求都督金
印朝議以請屬部並無金印宜諭遣上從之 九月俺
答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初西番羶藏請納馬保塞
建議勿受巡茶御史李時成上言羶藏生西番中俗極

遠未嘗通貢市一朝率衆來降彼實畏我威靈第以洮
西極邊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籬耶矧今急須馬何
為拒之上從之俺答以番人入漢久且慢我遣大都巴
石虎啓幕府請得比番開茶市廷議且許之李時成復
奏言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
帶抵嘉峪金城綿亘數千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
驅而南以番為之蔽也顧番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
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懸於中國俾世受約束藩我西土

脫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
於俺答彼此合一其遺患可勝道哉上是之兵部謂茶
市不可許但俺答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量給數十篋
示恩報可俺答復求開洮州茶市進馬五百足諭止之
七年秋俺答請寺額詔名其寺曰弘慈

八年秋八月加順義王俺答次子不他失驃騎將軍常
漢我不艮台吉等百戶

九年秋八月順義王俺答上表貢馬 十二月順義王

俺答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疋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黃台吉者俺答長子也嘉靖時有精騎萬餘庶弟曰青台吉精騎半之俺答老矣娶二妻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妻各子一人俺答予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黃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及俺答歸歟益老而厭兵且佞佛聽番僧言戒殺掠而朝廷威信亦足以服之以故十餘年終保塞不敢南犯先是王崇古入為大司馬

繼崇古者方逢時吳兌代為總督各部俱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慕華不時款塞常詣兌兌兒女畜之情甚暱或三娘子致手書索金珠翠鈿兌隨市給與以敦和好部落中間有梗化者三娘子時時報聞督府得預為備

十年總督鄭洛遣通事馬應時佯為趣貢事陰以詞之三娘子遣骨赤請寬假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印

十一年閏二月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黃台

吉先配五蘭比妓後受西僧給納婦一百八人以象數
珠俺答死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老病將別
屬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此黃台吉何用
乃命人說三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
婦耳於是三娘子逼於利害乃歸之黃台吉襲封僅四
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

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
那吉歸俺答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

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已子不他失禮妻
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勿從陰主扯力克以兵收
比妓為妻三娘子名哈屯別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至
是黃台吉死扯力克當嗣督臣鄭洛復諭扯力克曰娘
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亟聚封別有屬也
扯力克盡逐諸妻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其部
落牙答漢盜我助馬堡洪賁盜我偏頭關三娘子俱罰
治如法

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為順義王三娘子為忠順夫人

十八年大學士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封欵十九年順義王扯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人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為都督史二即稽力克兄安兔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於龍門滴水崖史二亦欵服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

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
繫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
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
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
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臣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
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
寬文法使文武貴於同心上是之

四十一年春二月扯力克既没卜失兔以長孫嗣封而

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於是總督涂宗濟以爵禮請詔
卜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
益授都綱遣官賫封勅至邊各散去不受御史李若星
論卜失兔抗旨回巢踰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其部
多散失遂不競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吳鑄

謄錄監生臣邵士洙